

面向2040年的上海社区生活圈规划与建设路径探索

Exploration of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in Shanghai Facing 2040

奚东帆 吴秋晴 张敏清 郑轶楠 XI Dongfan, WU Qiuqing, ZHANG Minqing, ZHENG Yinan

摘要 上海正在经历深刻的发展转型,人口、经济、社会、城市建设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对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建设全球城市的发展目标,上海2040以社区生活圈作为组织城镇与乡村社区生活,统筹居住、就业、休闲诸要素的基本单元。社区生活圈成为体现发展理念、引导规划实施的重要载体。借鉴国际经验,提出生活圈的空间层次,并依据人的生产生活空间范围划定社区生活圈的基本空间规模。系统阐述在总体规划层面社区生活圈的规划策略,包括实现城乡社区服务均等化、创造就业创业环境、丰富社区休闲交往空间等方面的对策,并分析提出面向存量空间利用的社区建设方法。针对社区生活圈理念的落实,对社区规划的定位与组织、社区治理的发展趋势以及规划师的角色转型进行了探讨。

Abstract Shanghai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Population, economy, society, urban construction and other aspects have shown a new trend of development. Higher demand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goal of building a global city, Shanghai 2040 takes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as the basic unit for organizing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life, and coordinating living, employment and leisure factors.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gui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lanning. Based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patial level of living circle, and defines the basic space scale of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according to the scope of human production and living space.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planning strategies of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in the master plan, including the realiz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service equalization, the creation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and the enrichment of community leisure communication space and so on. It also puts forward the method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iming at the existing space utilization. In 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the ori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community plann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the role transition of planners are discussed.

关键词 上海2040 | 社区生活圈 | 社区规划

Keywords Shanghai 2040 |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 Community planning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17) 04-0065-05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奚东帆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城市规划二所
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硕士

吴秋晴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城市规划二所
高级工程师

张敏清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区域规划分院
工程师,硕士

郑轶楠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城市规划二所
工程师,硕士

社区发展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在过去较长时期的高速发展过程中,上海的社会形态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人口规模增长和结构变化不仅对城乡公共服务和基础支撑提出更高要求,而且由于思想认识和利益需求日益复杂多元,导致社会治理难度加大。《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年)》(以下简称“上海2040”)提出以社区生

活圈作为组织城镇与乡村社区生活的基本单元,全面满足城市民众从物质、安全、归属到学习、交往、创造等各个层面的人本需求,打造人文之城。社区生活圈立足“人”的实际生活空间与需求,统筹居住、就业、休闲诸要素,在功能内涵、空间模式、建设机制等方面都有创新的思考,是体现新时期城市转型发展理念,并衔接总体规划实施的重要概念。

1 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社区发展面临新的趋势与挑战

当前,上海正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城市建设等各领域的发展变革对于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将进一步深化与加速。上海要成功实现转型、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就必须紧紧把握和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创新社区发展的机制与方法,提升社区品质与活力。

1.1 人口结构演化带来多元化的发展诉求

近年来,城市人口结构的演化逐步提速。首先,随着城市经济的增长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外国人来到上海谋求发展。2015年底,全市常住人口达2 415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约41%,此外还有大量短期居留的流动人口。这不仅对城市各类服务设施的总量供应提出了新的要求,还使服务需求更加多元化,是当前城市发展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其次,随着生活品质和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上海的老龄化程度快速发展。2015年,常住人口中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为12.8%,其中户籍人口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达到19.2%,已接近20%的超高龄化水平。上海已经是一个深度老龄化的社会,从而导致养老相关的各类保障性需求日益突出。

1.2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社区需求升级

经济发展使市民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在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必然在类别、品质、特色等方面对社区服务产生更高的需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上海2040”提出要加快建设人才高地,加大对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必然要着力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和环境品质,以便捷舒适的生活环境提高对各类人才的吸引力。

1.3 城市发展模式转变导致社区建设模式转型

在过去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中,城市规模扩张和经济发展是以土地空间和各类资源的快

速消耗为代价的。如今,这种以资源投入换取发展的模式已经无以为继,“上海2040”明确指出,上海的发展模式要“由外延增长型转变为内生发展型,土地利用方式由增量规模扩张向存量效益提升转变,在资源环境约束的背景下寻求未来上海实现开放式、包容性、多维度、弹性发展的路径和方式。”因此,社区建设的思路和方法必然面临转变,重点通过存量土地建筑的更新利用来满足社区未来发展的空间需求。

1.4 社区治理创新与社区建设主体多元化

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民对社会治理的要求日益提高,新群体、新行业、新组织不断涌现,而社会治理的模式也在发生相应的转变。一方面社会治理的重心在逐步下移,街道作为基层社会管理主体,取消了经济职能,将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等社会治理工作作为主要职能。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和公民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和市民群众主动参与到社区建设之中,成为社区建设中不容忽视的力量。

2 以社区生活圈作为组织城镇与乡村社区生活的基本单元

从社区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和趋势来看,若按照传统以行政体系为依托,层级复杂、标准严密的社区规划体系来配置社会资源、构建生活空间,则既无法满足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的社区发展需求,也无法有效应对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动态变化。因此,有必要突破以往社区规划的范式,真正围绕“人”的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及其相应的空间,来重新构建社区规划的逻辑与方法。

2.1 生活圈及其空间层次

生活圈的研究与规划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随后这一概念在亚洲地区逐步被接受,韩国、台湾地区均有广泛应用^[1]。生活圈构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来组织物质生活空间,即以人的生产、生活实际影响的空间范围

作为规划空间和资源配置的基本依据,根据人的活动所需而进行土地、社会公共服务、各项基础设施的整体性规划配置。

生活圈在不同的地域尺度上都有应用。韩国首尔的生活圈有两个层次。大生活圈即城市的5个圈域,各圈域发展相对均衡,并具有一定的自足性。小生活圈人口规模5万—10万不等,全市共140多个生活圈。生活圈规划是首尔规划的后续规划,除分解落实首尔规划之外,主要关注生活环境改善和地区特色塑造。

“上海2040”根据人的活动范围和需求,在都市圈、城镇圈、社区生活圈等不同的空间层次上配置资源,统筹建设发展,某种意义上正是生活圈理念的演绎与应用。都市圈基于人在区域内合理的通勤和商务活动范围,体现上海在区域中的经济辐射能力和区域协同发展的要求。城镇圈是郊区空间组织和资源配置的基本单元,面向郊区居民的生活与就业空间,统筹交通网络和公共服务设施,引导居职平衡。社区生活圈则面向市民日常生活轨迹,突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以及社区邻里的休闲交往需求。

2.2 社区生活圈的空间界定

社区生活圈的空间范围需涵盖居民各种日常活动,考虑一般人正常步行可接受的合理时间及相应距离,确定将步行15 min作为界定社区生活圈范围的参考指标。经过横向比较,这一范围与日本“定住圈”、韩国“小生活圈”以及上海目前划定的控规编制单元规模均大体相仿。但是,由于城镇和乡村地区的建设密度、空间尺度、交通出行方式、日常生活特征均有所不同,其社区生活圈的空间规模理应也有所差异。

2.2.1 城镇社区生活圈

按照15 min步行可达的空间范围,城镇社区结合街道等基层管理需求划定,平均规模3—5 km²,服务常住人口5万—10万人。

考虑到老人、小孩、残障人士等行动力不强,可在社区生活圈之内以500 m步行范围为基准,以不跨越城市干道为基准,划分包含一个或

多个街坊的空间组团,配置日常基本保障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活动场所,以提升社区服务的便利性与安全性。

2.2.2 乡村社区生活圈

按照慢行可达的空间范围,结合行政村边界划定乡村社区生活圈,统筹乡村聚落格局和就业岗位布局,合理配置公共服务和生产服务设施,满足居民文化交流、科普培训、卫生服务等需求。以自然村为辅助单元配置日常保障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活动空间。

以上只是从理论的角度探讨社区的规模和划示标准。然而,社区概念本身不仅强调空间地域,也强调社区居民作为社会空间共同体的状态。在很多地方,社区有着自发形成的规模与边界,例如一些有一定历史的老住区,或者集中的工厂宿舍区,在乡村地区更为常见。这种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结合街道、居委会、行政村等加以建设和培育。

3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社区生活圈

在城市巨系统中,社区生活圈是一个非常小的空间单位,但在“上海2040”中却被赋予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从城市发展的目标来看,上海已经度过了高速扩张阶段,未来的重点是提升城市发展的质量和效率,而高品质的人文环境既是发展目标,也是实现目标的基础保障,社区生活圈则是最重要的空间载体。从城市发展的模式来看,在存量规划时代,大尺度的城市建设和改造已经基本结束,总体规划对于城市发展的种种设想,必须通过社区层面的有序更新和建设来逐步实现,社区生活圈必将是未来城市更新的主战场。

因此,围绕社区生活圈的一系列规划策略,超越了住房、公共服务的传统范畴,而是将生活、就业、休闲等各功能相融合,将物质空间规划与社会规划相衔接,集中展现“上海2040”的发展目标与理念。

3.1 适应多元化需求,实现城乡社区服务均等化

人口结构的多元化导致社区发展需求的多元化与不平衡。实现社区服务的均等化,既要完善公平与全覆盖的基本生活保障,又要发展高品质、特色化的服务,吸引高端人才。

3.1.1 关注公平,确保基础服务全覆盖

全覆盖有两方面内涵。一是空间上覆盖全域。重点是郊区镇村应按照标准完善基础服务配置,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同时关注城乡结合部等边缘化地区的设施建设。完善监督管理机制,使服务设施按照规划及时建设并投入使用,使各类设施按照适合的服务半径覆盖全域,保证基本公共设施和服务的均等可达。二是服务对象上覆盖全体市民。构建覆盖全年龄段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与管理,重点保障为老人、儿童、残障人士、低收入人群等服务的养老、婴幼儿托管等各类公共设施,落实无障碍设计。保障全社会为老服务的基本条件和能力,完善为老服务的设施网络建设,提升助餐、医疗、病床看护等服务能力,鼓励既有住宅的适老化改造。根据不同人群的客观需求,提供租房、人才公寓等多样化住宅产品,探索多种方式为低收入家庭和群体提供基础性的住房保障^[2]。

3.1.2 适应多元化发展趋势,提升服务品质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化,社区服务的类别和形态也渐趋复杂,对康体健身、文化交往、教育培训等提升型服务的需求逐年增高,还不断有新的服务形态涌现出来。能否有效满足这些提升型的服务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上海能否继续保有高品质、国际化大都市的声誉,从而吸引国内外高端人才。因此,社区建设应当充分满足多样化生活需求,提升服务品质,适当引入高品质、特色化的服务功能,满足差异化需求。

3.2 创造就业创业环境,提升社区活力

传统上社区建设主要关注居住空间及其相关需求。然而,现代城市的功能结构日益复杂,居住与商业、文化、办公,甚至都市制造业功能相互混杂,并出现了居家办公、非正规就业等多样化的就业方式。从城市发展的趋势来

看,就业空间与居住空间相混合交织,是现代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有效控制环境干扰的前提下,这种混合布局有利于激发社区活力,并可通过社区就业岗位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3.2.1 提供低成本、便利化的中小型就业空间

社区就业空间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结合零星工业地块的转型与更新,积极盘活存量资源,发展量多面广、规模适宜的嵌入式就业空间,可重点发展创新孵化、文化创意等功能,为小微科创企业提供成长空间。二是结合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社区服务、创新创业等功能。与集中的商务区和产业区相比,社区就业的优势在于布局灵活、便利可达以及成本相对低廉,若能紧密贴合社区发展环境和产业发展趋势,则可获得竞争优势,成为都市产业体系的有效补充。

对于邻近大学校区、产业园区的居住社区,应当积极引导校区、园区与居住社区的融合发展,鼓励在社区范围内增加就业岗位,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促进生活、就业、休闲融合发展。

3.2.2 打造支持创新创业的服务平台和政策机制

加大大众创业的政策扶持,建立创业服务平台体系,开展创业政策指导、创业服务支持、创业资源整合,以创业带动就业。适应小微企业居家办公、小型办公、网络办公等特点,在企业注册登记、税收、融资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

3.3 丰富社区休闲交往空间,强化社区的归属感

现代城市中的社区本质上是一个地域空间的概念,由于人与人的交往非常有限,一些现代社区缺乏共同的文化和认同感,尚不能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规划从空间入手,打破封闭社区,构建开放式街坊,提供更多更便捷的休闲交融空间与设施,引导居民走进社区,加强交流,以期逐步重建快速城市化下逐渐消失的传统社区的归属感,有效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并缓解各类社会问题,从而促进社区与城市的良性发展。

3.3.1 提供更多的休闲活动场所和文娱设施

增加社区公园、小尺度广场、游泳馆、足球、篮球、健身点等各类体育运动场地和休憩健身设施,形成多样化、无处不在的健身休闲空间,满足各类市民健身需求。建成地区的社区由于建筑密集、空间不足,要建设大量绿地广场是不现实的。然而,市民日常休闲活动对于场所空间规模的需求其实是极为有限的,数百平方米的场地即可容纳集体舞等绝大部分常见的户外活动。因此,可因地制宜地利用边角空间改建成为小型绿地和广场,提高社区公共空间的密度和使用的便捷性,满足市民的休闲活动需求。

加强社区交往空间建设,充分开放并利用各类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构建由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健康休闲中心、社区菜场等组成的交往交流空间,结合设施功能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形成友好、健康的生活氛围。

3.3.2 构建活动便捷、彰显文化的社区公共活动网络

辟通街坊内巷弄和公共通道,加强通勤步道、休闲步道、文化型步道等社区绿道网络建设,梳理衔接社区中心、文化体育设施、公共空间节点以及历史文化遗产等要素,构建社区公共活动网络。加强公共空间与商业、文化、体育等各类设施和功能区域的联动,满足人们日常交通出行、休闲散步、跑步健身、商业休闲活动等日常公共活动需求。控制街道宽度,塑造人性化的尺度和环境,优化街道断面设计,保障慢行路权,在交通组织适宜的街道巷弄内,布局休闲健身跑道,激发社区空间活力。

提升公共空间的文化内涵。挖掘社区文化,塑造社区特色,开展环境景观的整体策划。优化沿街建筑界面设计和种植搭配,加强街道家具和标识等的艺术设计。充分挖掘文化要素,提升雕塑等公共艺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加强对雕塑、色彩、照明、广告等景观要素的引导,塑造高品质且特色鲜明的空间环境。

4 基于存量空间利用的社区建设方法

土地、空间等资源的紧约束已经倒逼上海转变发展方式,以存量用地的更新利用来满足

城市未来发展的空间需求,积极探索渐进式、可持续的有机更新模式,促进空间利用向集约紧凑、功能复合、低碳高效转变。社区设施与公共空间建设也将以存量空间的更新利用为主,注重提高空间利用的效率和品质。

4.1 倡导公共服务设施的复合设置

在建设密集的城市地区,公共服务设施复合设置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良方。从新加坡规划的社区综合中心可以看到,为老设施、幼儿看护设施、医疗设施、商业设施以及公共空间都实现了复合设置,地上地下一体化开发。然而,当前上海社区内各类设施由于主管部门不同,在空间布局上往往各行其是,每个设施均倾向于独立占地,导致土地使用效率低下。未来应当发挥规划的统筹协调作用,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原则,打破部门藩篱,依据各类设施对建筑及场地的实际需求状况合理布局。建议原则上除部分功能相对独立或有特殊布局要求的地区级公共设施仍需独立设置外,鼓励社区级及邻里级设施均集中复合化设置,形成吸引力更强的社区中心。

4.2 通过针灸式的改造插建拓展公共空间

城市内土地空间资源稀缺,公共空间建设应主要通过空间挖潜的方式,对城市中各类消极空间进行梳理改造形成。可资改造利用的空间包括:规模过小或形状不规则,无法整体开发的零星地块;街道沿线未被充分使用的消极空间、街角空间;建筑之间不规则的外部空间、建筑间距空间;部分与城市空间相邻但被围墙阻隔的单位内部空间等^[3]。通过对各类零星地块的挖潜改造,最大限度增加公共空间的数量和密度,形成合理的服务半径,并通过街道、公共通道加强与城市广场、绿地的联系,使市民可在步行范围内较为方便地抵达使用。

4.3 鼓励附属空间和设施的开放共享

城市中的企事业单位、高校内部有许多绿地广场和运动场地,其中许多具有较高的设计建设水平,但一般被视为内部使用的空

间,而未将其纳入城市空间系统内统筹考虑。通过一定的政策措施,鼓励单位内部空间和设施向市民公众开放,可有效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和活动的便利性。公共服务设施通过空间、时间上的错位使用实现共享也是提高设施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例如养老、福利设施与医疗卫生设施可相邻设置共享场地;商务楼宇中可结合设置一定的文体、为老、托管等设施;新住区底层也可借鉴新加坡模式综合设置一定的社区托管设施等。空间和设施的开放共享在实施中会面临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隐患,因此,需要基层社区管理机构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和支持。

4.4 提升土地空间管理的弹性和包容性

在上海向全球城市迈进的过程中,城市的经济、社会都将面临巨大的转型,其发展的方向和转型的速度都存在一定的不可预期性,并对社区公共服务提出新的要求。用传统的相对稳定的规划和指标体系来应对这一动态过程,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规划应当探索形成一个相对灵活的机制,一方面通过不定期的评估对相关规划和标准规范进行修订,另一方面规划的管控应当具有一定的弹性,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允许基层社会管理机构和业主根据市场动态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和利用方式进行适当的调整。

关于社区就业空间,应当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宽松的空间环境,探索产业用地先租后售的管理机制,同时设定用地兼容性导则,在保证生态环境质量的前提下,允许城镇产业用地根据经济发展趋势灵活使用,加强土地空间管理的弹性和包容性,适应中小微企业的发展需求,有效应对动态性和不可预期性。

5 关于社区规划与社区治理创新的思考

社区生活圈的理念对于现有的规划体系是一个重要的创新,使规划能够更深入地介入社区生活,成为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行动。为了更好地落实“上海2040”理念,需要对社区规划的编制内容、方法、组织实施机制等进行深入

的研究和实践探索,而社区治理的模式和机制,也应进行相应的调整与转型。

5.1 社区规划的定位与组织

社区生活圈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惯常的规划模式将发生重大转变,规划将更加贴近公众、贴近实施。社区规划将成为落实创新理念、引导社区发展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平台。社区规划的核心与关键,一是通过规划设计过程将社区管理者、建设者、社区居民等各利益相关方联系起来,充分反映各方尤其是居民的意愿,使规划达成最大限度的共识。二是将物质空间规划与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社区治理与管理、社区建设的行动能力结合起来,使规划成为直接指导实施推进的行动计划。

社区生活圈是人本主义的发展理念下社区空间与设施整合发展的空间单元,并非是在复杂的规划体系中增加了一个新的空间层级。因此,社区规划并非法定规划,而应当是面对实施层面,解决实际问题,指导设计与建设实施的行动计划,同时也为法定规划编制提供动态评估和实施反馈^[4]。

关于社区规划的范围,由于社区生活圈并非一个行政的概念,社区范围的界定更侧重于人的生产生活的实际范围和社区认知,因此社区规划编制也不必拘泥于行政边界。当然在当前的管理体制之下,依托行政部门编制规划在效率和保障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目前已经开展的社区规划试点均以街道为单位,这是由于街道作为基层行政组织,具有统筹相关资源的能力,也有推进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未来随着社区意识的觉醒和社区自治的发展,社区规划的组织可以尝试更多的可能性。

5.2 公众参与及规划师的角色

社区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强调一定地域范围内社区居民的共同认知。因此,社区生活圈的发展和社区规划的编制同时也是一个社区治理的过程。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

社区居民以及自治组织将在社区治理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规划作为新时期社区建设发展的重要平台和创新实践,应当主动适应社会发展趋势,推动社区自治。目前在普陀、浦东等区开展的社区规划试点中,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开展贯穿规划编制、实施、监督及城市治理全过程的公众参与,通过问卷、访谈、移动网络、现场宣讲等多种途径和方式,保障公众及时获取规划信息并有效传递意见,并对此进行有效的反馈和吸纳,公众参与的广度、深度、意见采纳程度,以及居民的积极性都远远超出一般规划。

从试点规划的经验来看,在社区规划编制的过程中,规划师的角色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规划师是社区发展的策划者,同时更是社区建设的沟通者、宣传者,是协调社区规划各利益相关方、衔接上位规划与项目设施的枢纽。在系统性的规划评估和编制之外,规划师主要承担公共参与的组织协调以及实施项目的技术支持工作。与其他规划类型相比,规划师的参与度高出很多,但社区建设的实施进展也使规划师获得更多的成就感。

总体而言,社区生活圈是新时期面对社会发展新趋势的重要规划理念创新,规划与规划师的角色与作用也将因此而发生重要的调整。规划人只有主动适应新的趋势和要求,才能更好地把握城市发展节奏,获得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吴秋晴. 生活圈构建视角下特大城市社区动态规划探索[J]. 上海城市规划, 2015 (4): 13-19.
WU Qiuqing. The exploration on the dynamic programming of community in megacities from the living circle perspective[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5 (4): 13-19.
- [2] 奚文沁. 社会创新治理视角下的上海中心城社区规划发展[J]. 上海城市规划, 2017 (2): 8-16.
XI Wenqin. Research on community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Central City in the view of social innovation governance[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7 (2): 8-16.
- [3] 张玉鑫, 奚东帆. 聚焦公共空间艺术, 提升城市软实力——关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规划与建设的思考[J]. 上海城市规划, 2013 (6): 23-27.
ZHANG Yuxin, XI Dongfan. Focus on urban space art, promote urban soft power: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for the urban public spaces in Shanghai[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3 (6): 23-27.
- [4] 过甦茜. 面向问题和需求的上海社区规划编制方法和实施机制探索[J]. 上海城市规划, 2017 (2): 39-45.
GUO Suqian. Community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Shanghai based on problems and requirements[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7 (2): 39-45.
- [5] 周鑫鑫, 王培震, 杨帆, 等. 生活圈理论视角下的村庄布局规划思路与实践[J]. 规划师, 2016 (4): 114-119.
ZHOU Xinxin, WANG Peizhen, YANG Fan, et al. Life circle theory based village layout planning[J]. Planners, 2016(4): 114-119.
- [6] 姚佳纯. 马斯洛需求理论下的现代社区规划设计思考[J]. 规划师, 2015 (1): 140-144.
YAO Jiachun. Modern community planning issues based on Maslow hierarchy of needs[J]. Planners, 2015(1): 140-144.
- [7] 王一. 健康城市导向下的社区规划[J]. 规划师, 2015 (10): 101-105.
WANG Yi. Healthy city oriented community planning[J]. Planners, 2015(10): 101-105.
- [8] 黄耀福, 郎崑, 陈婷婷, 等. 共同缔造工作坊: 参与式社区规划的新模式[J]. 规划师, 2015 (10): 38-42.
HUANG Yaofu, LANG Wei, CHEN Tingting, et al. Collaborative workshop: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planning[J]. Planners, 2015(10): 38-42.